

永恒的辉煌

——古代埃及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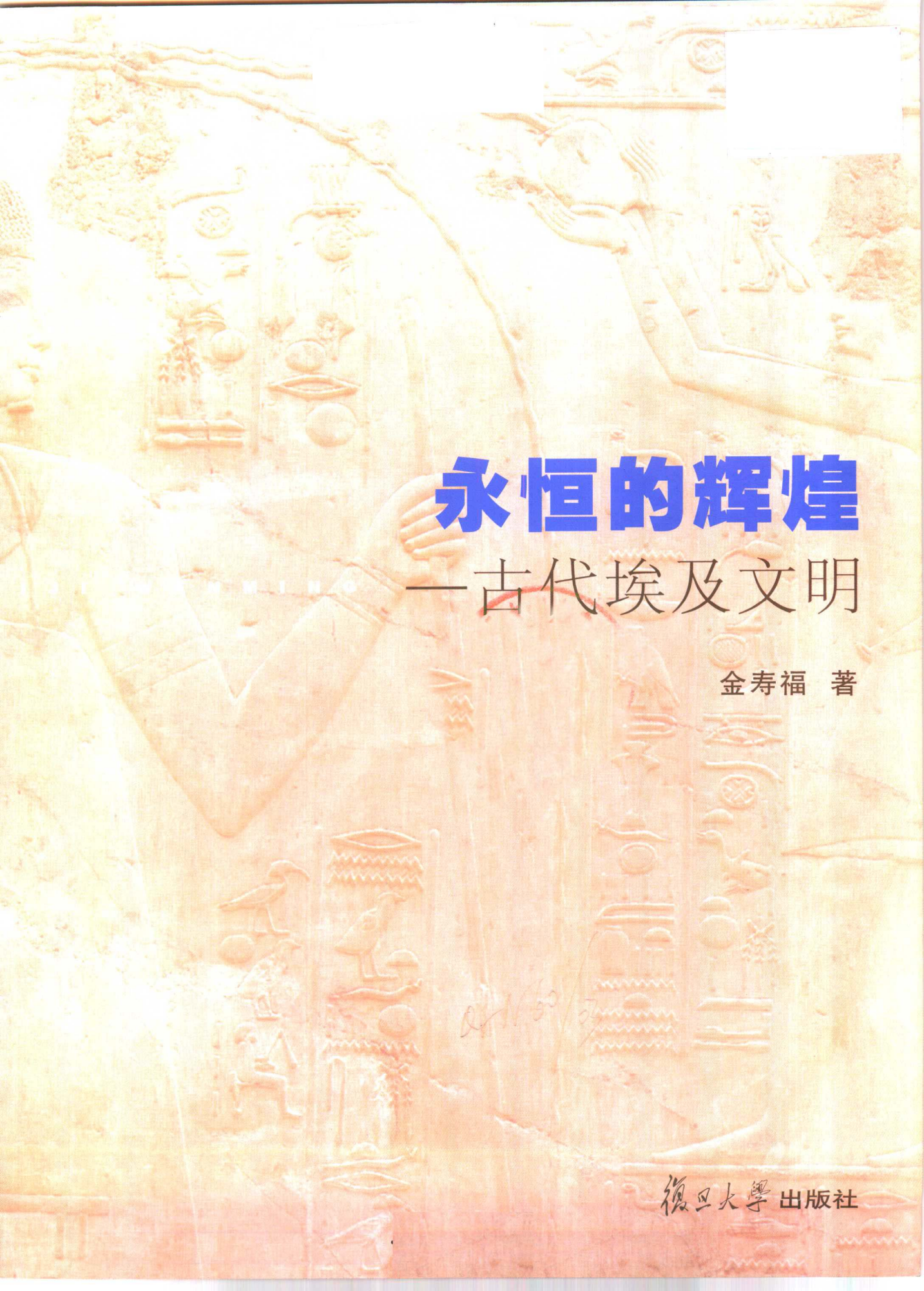
金寿福 著



復旦大學

203

00



永恒的辉煌

—古代埃及文明

金寿福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辉煌——古代埃及文明/金寿福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0
ISBN 7-309-03812-6

I. 永… II. 金… III. 文化史-埃及-古代
IV. K41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168 号

永恒的辉煌——古代埃及文明
金寿福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制 版 上海复旦经世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 插页 4

字 数 204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 900

书 号 ISBN 7-309-03812-6/K·124

定 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金寿福博士，1991—2001年留学德国，就读于海德堡大学，于2001年获埃及学博士学位，曾多次去埃及参加考古挖掘和文化活动。

现任职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国外埃及学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近十篇，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著有《法老—戴王冠的人间之神》一书。



目 录

概述 1

第一章 神人合一的古代埃及国王 9

- 一、人神之间 9
- 二、众神的最高祭司 15
- 三、牧羊人 20
- 四、庇护者 25

第二章 官吏和官吏制度 35

- 一、官吏制度的形成 35
- 二、惟有读书高 37
- 三、书吏和官吏的培养 40
- 四、宰相和司法制度 46
- 五、军队 51

第三章 古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 58

- 一、婚姻 58
- 二、夫妻关系 61
- 三、父亲和儿子 68
- 四、孩子 75
- 五、饮食 77
- 六、节日与享乐 81
- 七、服饰和仪表 86

八、首饰和化妆 93

九、家用器具 99

十、医药 102

十一、计时和历法 104

第四章 古代埃及人的宗教世界 107

- 一、宗教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107
- 二、创世说 115
- 三、古代埃及最重要的神和他们的表现形式 119
- 四、神庙和祭司 128

第五章 来世观念 135

- 一、坟墓的双重作用 135
- 二、效忠于国王和获得再生 141
- 三、坟墓的结构和装饰 142
- 四、墓葬设施 153
- 五、家庭和来世 160
- 六、来世审判庭 163

古代埃及年表（汉英对照） 172

后记 173

概 述

古代埃及的历史从大约公元前3100年统一的国家的产生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前后近三千年。埃及学家根据曼涅托《埃及史》里对古代埃及王表的讲述，把古代埃及的历史分为三十一个王朝，同时把三十一个王朝分成几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到第八王朝为“古王国”；第十一到第十四王朝为“中王国”；第十八王朝到第二十王朝为“新王国”；第二十五王朝到第三十一王朝为“王朝后期”。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的第九到第十王朝被看作是“第一中间期”；中王国和新王国之间的第十五王朝到十七王朝构成“第二中间期”；新王国和王朝后期之间的第二十一王朝到第二十四王朝成为“第三中间期”。统一的埃及国家的第一个国王美尼斯以前的时期被叫做“前王朝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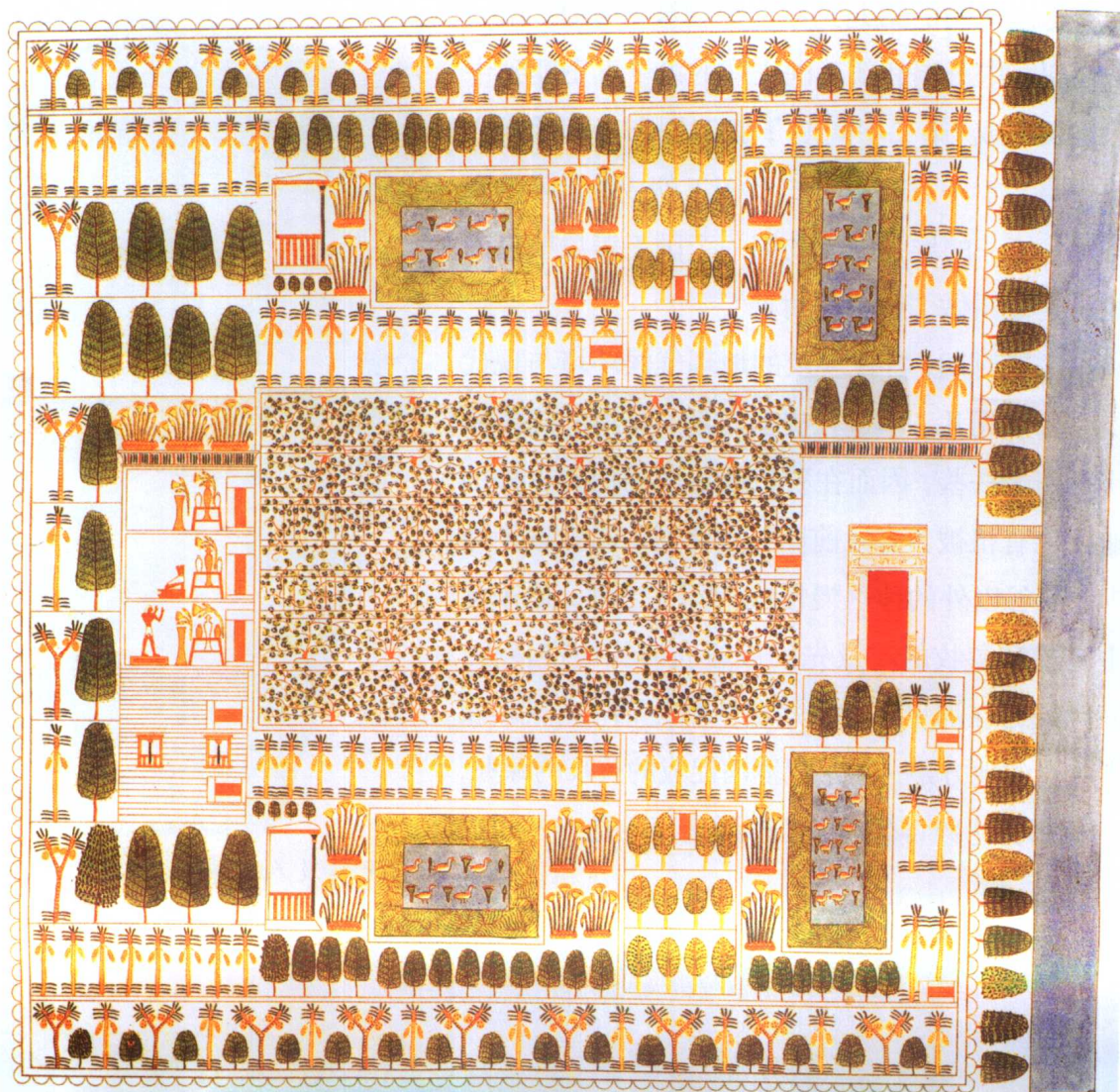
法老时期，古代埃及的地理气候环境与现代埃及相差无几。不过在史前时期，这里的降雨量比现在大一些，因而在狭长的尼罗河河谷以外的地区也有植被。公元前四五千年时，雨量逐渐减少，河谷以外的地区慢慢成为不毛之地，原来从事狩猎和游牧的埃及先民被迫向河谷地带转移，并且最终在那里开始定居的农耕生活。古代埃及人生息的地方是一块由尼罗河促成的狭长的绿洲，它南北长达数百公里，而东西最窄的地方不足一公里。



古代埃及人用象形文字刻写在石头上的王表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法老时期的埃及犹如被沙漠和大海包围和保护的乐土,古代埃及人得以在这种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创造适合自己的文明,因此该文明明显区别于它周围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古代埃及人传统上把现在的阿斯旺地区作为南部的边境。尼罗河从源头起一共有六大瀑布,这些地方河床狭窄,落差悬殊,水流湍急,形成了若干个自然的防护线。位于阿斯旺附近的第一瀑布成为埃及人进入努比亚进行贸易甚至掠夺的桥头堡,同时也是防御来自南部的努比亚人进犯或移民的天然屏障。尼罗河谷东西两边是绵延的丘陵地带,而越过丘陵则是茫茫的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两大沙漠俨然像两个巨大的缓冲区横卧在尼罗河谷的两翼。此外,埃及的北部是多沼泽地的尼罗河三角洲,而且地中海也减弱了外族从北部入侵埃及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古代埃及只有在东北部有陆路连接西亚的巴勒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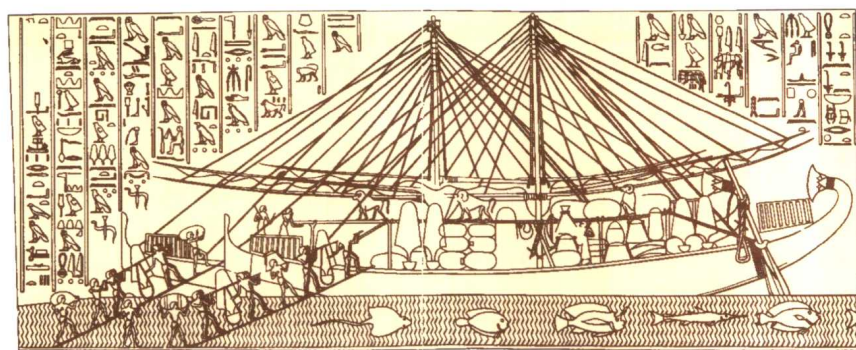
古代埃及人依据现实生活中的花园而描绘在墓壁上的模型



和叙利亚地区，不过这些陆上通道穿过缺水且少植被的沙漠和山地。《圣经》里讲到摩西出埃及时，对路途的艰难有比较详细的描写。据称，犹太人从当时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埃及都城到迦南前后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此外，在整个古代埃及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从未产生过能够对埃及构成严重威胁的大国。综上所述，古代埃及享受了相对的安全，国王们在对外政策上也趋向于闭关自守。

当然，上面所说的闭关自守并不意味着古代埃及与周边地区没有联系。由于埃及缺乏或缺少某些建筑材料和奢侈品，国王们早在古王国就派遣远征队，深入周边地区获取所需物品。早在第一王朝时就有埃及人频繁进入位于埃及南部的努比亚，其目的是换取或者掠夺象牙、黑木和黄金。在尼罗河东岸的沙漠地带，埃及人从古王国开始便留下了活动过的痕迹。从上埃及叫做科普特斯的小镇还有一条直达红海岸的商道。有些学者猜测，这条商道是来自两河流域的移民进入埃及时所走的路线；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条路是因埃及人到东部沙漠地带开采黄金而形成的。位于埃及东北面的西奈半岛也早就留下了埃及人的足迹，西奈半岛有丰富的铜矿石和绿松石。古代埃及人不仅建筑王宫和神庙需要木材，受他们的宗教特别是来世观念的决定，埃及人在为死者的葬礼做准备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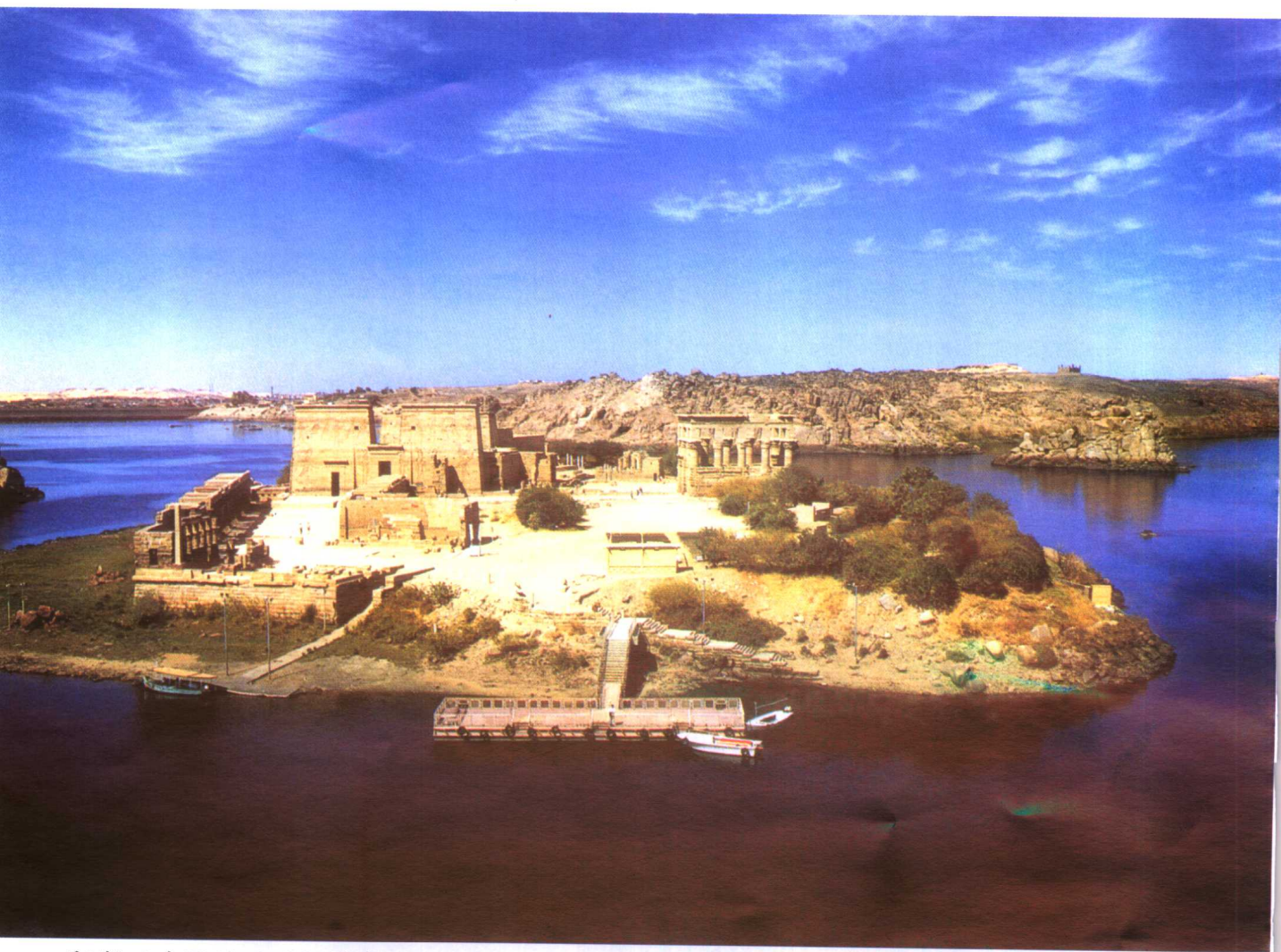
也需使用大量的木头，而尼罗河谷只有棕榈树和无花果树等不适于建筑之用的树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古王国时期，国王们就派船队远航



到今黎巴嫩地带换取产自那里的贵重的松木。

供进行海外贸易所用的古代埃及商船

显而易见，埃及人很早就开始与周边的民族有交往，但主要是出于获取原料或者一些贵重物品的目的，它们包括金属、宝石、木材、油类、酒类等。古王国和中王国时的国王们还不知殖民扩张和建立帝国为何物，只有在努比亚地区有防御工事和少数埃及人的定居点。



阿斯旺地区的尼罗河景象

埃及人闭关自守、安居乐业的特性还表现在他们对待大海的态度上。如上面提及，古代埃及人早在王朝初期就远航到地中海东海岸运来木材，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很少为了探知埃及以外的国度而进行航海活动。在许多古代民族的神话中，大海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在古代埃及人的创世神话中大海根本没有被提及。埃及人的创世神话中说，世界原来一片混沌，到处是水，后来有一土丘露出水面，创世神就站在该土丘上完成了他创造自然界和人类的壮举。令人惊讶的是，汪洋大海中显露一个土丘是尼罗河泛滥水退去时尼罗河谷最具特征和最使人振奋的一刻，它意味着洪水期的结束和经过泛滥水滋润的河谷地上播种期的到来。埃及人从尼罗河谷一岁一枯荣的自然景象想像出世界的起源，从尼罗河水

一年一度的泛滥体会到他们生存的根本所在。埃及人定方向时也是面朝尼罗河的来源，把尼罗河西岸说成是右边而东岸则成为左边。显然，河水的流向以及入海口在方向的确定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另外，埃及人的时间也是以尼罗河水的泛滥周期而划分的。河水开始上涨意味着新的一年的来临。尼罗河水有规律地上涨和回落，这一自然规律促使埃及人具有了对自然的依赖和信赖感。洪水不仅给河谷的耕地带来了肥沃的沉积物，并且使得泛滥期的水上运输变得简便；充足的水和大片的沼泽地为埃及人捕鱼活动和发展畜牧业提供了条件。埃及人把尼罗河水看作是生命的源泉，离开尼罗河到一个没有河流的地方去，对古代埃及人来说无异于自讨苦吃甚至寻死。

尼罗河谷以外的其他国家对埃及人来说是非常可怕和可恨的地方。人们在那里不仅要忍受干渴和饥饿的煎熬，而且死后也无来世可言，因为那里的人把死者用席子裹起来扔进沙坑里就算完事。只有在埃及，死者凭借墓室和供品，特别是通过把尸体做成木乃伊使死者到达来世。在第六王朝时期，一个阿斯旺地区的官吏深入努比亚寻找并且运回在那里遭到土著人杀害的父亲的尸体，为的是让其父亲得到合乎埃及人来世观念的葬礼，以便他到天国里享受来生。这位叫沙巴尼的官吏把自己对父亲的孝行刻写在自己墓室的墙壁上，使得我们不仅了解到古代埃及人强烈的故乡恋情，而且可以看到继承父亲遗产的儿子相对于死者应尽的责任和孝道。

中王国时期有一个名叫西努赫的官吏，因担心受到一场宫廷政变的牵连而只身逃亡巴勒斯坦。在那里，西努赫受到了一个贝都因部落首领的款待，随后他与部落首领的长女结婚，不仅家丁兴旺，而且创造了可观的家产。到了晚年，西努赫的思乡情愈来愈重，最后他给在位的国王写信，希望国王恩准他回到埃及安度晚年。国王不仅批准他回到埃及，而且还答应赠给他一整套墓葬设施，其中包括坟墓、木棺、石棺、石碑、供桌、石雕像以及名目繁多的墓葬品。西努赫还详细描写了他回到埃及以后进入王宫时的情景：王宫里的人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他这个穿戴完全像一个贝都因人的埃及人，没有人敢相信眼前奇装异服的人就是先前

的宫廷官吏西努赫。西努赫把肮脏的长袍脱掉，换上用白色亚麻布做成的短裙，再经过理发刮胡等一番梳洗打扮，西努赫又“变”回埃及人。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最适于居住的地方，所以在外族面前也显示出强烈的优越感。

尼罗河谷是适于耕作的宝地，只要尼罗河泛滥之水保持正常的水位，整个国家的供给就不成问题。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自然灾害或者由外族入侵而造成的灾难都是少有的事情，这一点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人生观上，古代埃及人远没有两河流域的居民那样悲观。埃及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的和谐总结为“玛阿特”。人世间的公正、社会的安定以及自然界的风调雨顺都属于玛阿特的范畴之内。国王的主要职责在于从众神那里接受玛阿特，并且让它在整个社会得到实现。埃及人同时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按照玛阿特的规则生活。换句话说，人生来便具有遵从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并且顺应天意的能力，不过其先决条件是教育。从古代埃及流传下来的众多说教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埃及人对年轻人教育的重视程度。说教文中用形象的比喻说明年轻人的可塑性，比如原来在草原上狂奔的马匹经过驯服以后，能够随着主人的口令完成不同的任务；原来弯曲的棍子，经过加工以后可以用做尺子，而原先垂直的木头经过弯曲以后则可以做成轮子，这些“奇迹”得以创造的关键是工匠的手艺。

基于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居住条件，古代埃及人生性宽容，他们很少走极端。他们习惯于采取折衷的方案。对于他们来说，左右为难、举棋不定的艰难场面并不多见。比如在政教问题上，让古代埃及人在国王和某个神之间做一种选择是不可思议的。忠于国王即等于遵从了神的意志，同样，虔诚地敬拜众神也是为了获取国王的宠幸。无论是对普通的埃及人还是对神职人员来说，苦行僧是违反人之常情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古代埃及人善于调和并且力争避免公开的对抗。

虽然古代埃及人在自己和外族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线，但是他们在具体对待外来人时表现了极大的宽容性。早在古王国时期，就有来自努比亚的黑人充当仆人甚至警卫，到了中王国期，则有越来越多的来自西

亚的闪米特人，他们多数以工匠身份谋生，但也不乏进入埃及上层社会的人员。新王国时，有不少宫廷里国王的宠臣的名字明显是从闪米特语翻译到埃及语的。《圣经》里的人物约瑟即使不能当作真人真事，但是他的故事说明编写《圣经》的人了解当时埃及的国情。值得注意的是，新王国时期随着埃及人与外界接触的增多，他们逐渐认识和接受外族和外面的世界。在一首赞美阿顿神的颂歌里，埃及人歌颂了这位创世神的



被古代埃及人形象化和格式化了的外族形象

种种业绩。其中讲道，阿顿神赠给埃及尼罗河，而在那些尼罗河水达不到的外国，阿顿创造了雨水，以便那里的人有生命之水，那里的土地上也草肥树绿。

对于古代埃及人的种族属性，学术界还没有一致并且令人信服的说法。埃及人的神话或者传说也没有关于描写他们的祖先类似于《圣经》中犹太先祖“背乡离井”经历的片断。埃及人的祖先早在史前就定居在尼罗河谷，看来我们没有证据因而也没有必要设想从两河流域迁徙而来的民族给埃及带来了文字，从而促成了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埃及人

把自己的国家称作“黑土地”。这种称呼显然是考虑了河谷地的肥沃土壤和河谷以外的沙漠之间的反差，所以他们把沙漠叫作“红土地”。此外，古代埃及人用“山地”来统称其他国家。该称呼显然也强调了埃及人的河谷地和努比亚或者巴勒斯坦地区山地的对比。

埃及语的归属也是埃及学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课题。毋庸置疑，埃及语与北非的含语和西亚的闪语密切相关，但是它的起源以及它与两大语系的具体关系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现在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埃及语兼有两大语系的一些特征，并且长期受到两大语系的影响。从古王国初期开始，一直有数量不等的努比亚人、利比亚人和西亚的闪米特人进入埃及，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均被埃及人同化。古代埃及种族和埃及语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接收其他民族的移民以及容纳其他语言成分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第一章 神人合一的古代埃及国王

一、人神之间

国家形成以后,古代埃及国王把原来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地方神确定为王权的保护神,试图以此来确立和巩固国王在整个国家的统治权。按照古代埃及的王权观念,埃及一开始由众神直接统治。那是一段值得回忆但不可复得的黄金岁月。后来,人变得邪恶并且试图谋反,极度气愤和失望的拉神率众神离开埃及升天。随后,他选择了一个凡人来担当国王的职位,由他代替众神管理埃及。只有遇上宗教节日,住在天上的众神才下凡到人世。神庙是他们暂居人间的住所,而神像是他们显灵的工具。凡人出身的国王受神的委托管理埃及,但是他死以后却能登天,并且乘坐太阳神的神船,日升夜降参与天国的事务。因而,执政的国王也被叫做“拉神的儿子”。

既然国王是受众神之命统治埃及,那么他自然要受到神灵的支持和保护。与王权关系最密切的神是赫拉斯,他是埃及国家形成时期希拉孔波里的地方神。随着希拉孔波里的地方势力逐渐向南和向北进行扩张,作为地方保护神的赫拉斯也变得日益重要。当时同处于上埃及的涅伽达一带也产生了一个地方势力,其保护神是塞特。两个地方势力争夺霸权的结果,希拉孔波里打败了涅伽达,从而为希拉孔波里家族把其势力扩大到整个埃及奠定了基础。统一的国家诞生以后,王室把赫拉斯和塞特奉为国神,赫拉斯主掌上埃及,塞特主掌下埃及。同时,来自上埃及希拉孔波里的呈秃鹰形状的女神拿禾泊特和来自下埃及布托的呈眼镜蛇形状的女神瓦姬特被尊为保护王冠的女神,拿禾泊特与象征上埃及的白冠联系在一起,而瓦姬特则成为象征下埃及的红冠的保护神。



两位女神给登基的国王戴上象征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双冠

在整个古王国时期，埃及国王“替天行道”的概念成为王权里最重要的内涵。从第四王朝开始，以赫利奥波利斯为中心的拉神地位迅速上升。作为神系之间关系的调整或许是作为权力斗争的妥协，赫拉斯成为太阳神拉的儿子。初看上去，经过这一调整以后的王权受到了削弱，但是随着赫拉斯成为拉神之子，国王也把自己称做太阳神的儿子，从而为自己死后进入天国打下了基础。国王认为他受太阳神的委托治理埃及，等到完成了在人间的统治任务以后，他有理由同时也有权利回到太阳神所在的天国。第四王朝诸国王建造的金字塔是上述王权理论的外部表现形式。

关于埃及国王是拉神的儿子的说法出现在许多从古代埃及留传下来



位于吉萨高地上的金字塔

的神话故事里,其中的一个把第五王朝的前三个国王说成是拉神的亲生儿子,是由太阳神拉与赫利奥波利斯的一个拉神神庙的祭司的妻子结合而生下的。这个故事保存在一篇来自中王国的纸莎草纸上,故事里一个圣人向胡夫预言,拉神将与赫利奥波利斯的一个祭司的妻子结合,然后生下三胞胎。祭司的妻子分娩的那一天,众神当中主司生育的男女各神下凡到人间,来到祭司的家中担当接生的任务,其中着重强调了神的儿子出生时和出生以后与凡人不同的地方。众神给三个男婴起了名字,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第五王朝前三个国王的名字:乌塞卡夫、沙胡拉、耐佛

里卡瑞。在故事结尾时,那位圣人安慰胡夫,兄弟三人会依次成为埃及的国王,但是在胡夫的儿孙们享受他们应得的统治年限之后。

另外一个与王权密切相关的神是奥西里斯。相传他是古时候埃及贤明的君主,但是后来被其弟弟害死。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通过魔力使奥西里斯复活,并且成为冥国的主宰者。在金字塔铭文里,神学家们对奥西里斯神话进行了加工,赫拉斯变成了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儿子,并且为父报仇,把被篡夺的王位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奥西里斯神话的这种巧妙的改编对王权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每一个登基的国王在理论上都是赫拉斯,他接替父亲的王位不仅合法,而且替父报仇尽了儿子对父亲应尽的孝心。其次,在位的国王以赫拉斯的身份行使王权,等到他死后就变成奥西里斯,来到阴间享受永恒的生命。父位子传在这里不仅具有政治含义,而且披上了浓厚的宗教外衣。

由于把国王比作众神的代理人甚至赫拉斯神,国王的登基被比喻成创世神驱逐混沌。他把光明和秩序带给埃及。从古代埃及流传下来的一首诗里,埃及人用如下的比喻描写神和人在埃及和睦相处时的情景:“众神统治埃及时人们丰衣足食,他们不知什么叫灾年;那时刺不扎人,鳄鱼不袭人,毒蛇也不咬人。”在一首国王的颂歌里,国王登基后的新



帕庇国王和他的王子